

台湾式夹小说青品大展

嘉客美作山集

公侯将相录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台灣名家武俠小說精品大全

卷之四

公侯將相錄

上

公侯將相錄

(台灣)慕容美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新登字 115 号

公侯将相录

(台湾) 慕容美 著

责任编辑:李 然 李渔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32 印张 25

字数 250 千字:印数:1—5000

书号 ISBN7—80555—803—5/1.157

定价:(全书二集)42.80 元

本书版权授与本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严禁盗印

作者简介

慕容美(本名王复古)是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十大名家之一。最早以“烟酒上人”笔名撰《英雄泪》，未获重视，1961年遂改名为慕容美，陆续撰写《黑白道》、《风云榜》、《灿影描红》、《金笔春秋》、《一剑悬肝胆》、《公侯将相录》(现改名《金汤堡风云》)等作品。文笔跳脱，不拘一格，尤擅处理对话方式，以推动故事情节之发展；加上善于运用古典诗词，介绍名胜古迹得体得当，一时获“王牌作家”之美称。

其早期作品以《风云榜》为最佳，充满诗情画意，且饱含生命力与人情味。后则的《公侯将相录》、《天煞星》，其笔法则酷似古龙，但张弛有致，深具谐趣，为一般新派作家所不及。另如《祭剑台》、《留春谷》、《金步摇》等作品，皆因布局不凡，欲擒故纵，亦多可现者。

迄至1985年因病辍笔，王复古以“慕容美”笔名共写下二十余品作品，足慰平生。

——摘自台湾叶洪生：《透视台湾四十年武侠创作的发展与流变》一文

目 录

第 一 章	千里南来觅同门	(1)
第 二 章	笑貌音容犹如昨	(15)
第 三 章	唯其情真敢赴死	(32)
第 四 章	名高压顶能无视	(47)
第 五 章	有幸邂逅方两度	(63)
第 六 章	正庆同源终同脉	(75)
第 七 章	身在险中不知险	(90)
第 八 章	为解愁肠才醉酒	(104)
第 九 章	江山风云容易过	(119)
第一〇章	紫风还巢背人泣	(132)
第一一章	轻言御风凭灵舌	(148)
第一二章	此去非时有缘故	(162)

第一三章	既是恩重难为债	(176)
第一四章	纨绔从来多浅薄	(189)
第一五章	怒使少豪解愁字	(204)
第一六章	不得端倪底死问	(218)
第一七章	夜半三更神秘客	(232)
第一八章	时冷时热英雄胆	(244)
第一九章	智服小灵猿	(259)
第二〇章	因由从头数	(272)
第二一章	曲径通幽处	(287)
第二二章	另外一本帐	(299)
第二三章	岳阳盛会	(313)
第二四章	勇任艰巨	(327)
第二五章	试刀人	(341)
第二六章	再出奇计	(356)
第二七章	湖上历险	(368)
第二八章	赣南探巧匠	(381)
第二九章	危机已显	(395)
第三〇章	图穷匕首现	(409)
第三一章	迷津有路	(426)
第三二章	最毒淫妇心	(440)
第三三章	将计就计	(453)
第三四章	义救孤风	(465)
第三五章	戍楼号角	(483)
第三六章	巨梟横死	(498)

第三十七章	敲山震虎	(512)
第三十八章	香饵钓金鳌	(528)
第三十九章	为财为色	(536)
第四〇章	嫁祸计	(551)
第四一章	深宵怪客	(566)
第四二章	岳阳风雨	(580)
第四三章	恶客临门	(595)
第四四章	生死之约	(609)
绍四五章	查根究底	(625)
第四六章	官场现形	(641)
第四七章	应变有方	(655)
第四八章	且述往事	(669)
第四九章	凛然正气	(683)
第〇章	难得糊涂	(698)
第五一章	语重心长	(731)
第五二章	笑面殃神	(727)
第五三章	疑兵之计	(741)
第五四章	侯府惊魂	(753)
第五五章	旗鼓相当	(767)
第五六章	奇兵突出挽狂澜	(779)

第一章 千里南来觅同门

庐山，因古为神仙之庐而得名。

相传于周武王时，有匡俗者，兄弟七人，精谙道术，会于此山结庐，其后，汉武南狩，登庐山以望九江，呼俗为“庐君”，且追封显“大明公”，是以后人又称庐山为“匡庐”。

庐山旧属江州浔阳郡，自古以来，高人才士，史不绝书，陶谢十八贤以次，称著者又有诗人白居易等多人。

庐山景色，在诗人心目中，感触因人而异，背莲居士李太白所见者为：“屏风九叠云锦张”、“肝天削出九芙蓉！”

张九龄所见者则为：“一水云际飞，故峰湖心出！”

降至宋代描述又进一步。梅舜俞赞美它：“蛛峦约勒万马回，衫松向作千兵护！”

苏东坡告诉友人：“此生勿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

然后，我们这位东坡大学士写出千古绝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都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关庐山之吟咏虽多，其中仍以一位程姓诗人的两句五言道来最为简浅中肯：“庐山如高士，可望不可亲！”

是的！“庐山如高士，可生不可亲”！

这对连日来自天下各地之千百武林人物而言，此一比喻可谓再确切没有了！

早在十数年前，武林中即有传言：说是庐山之巅，在那座曾有天灯锦云等灵异出现的罗汉池中，有着一处秘藏，其中除金银珠宝而外，并有“拳”“刀”“剑”等“三王”之武学秘籍各一部。

此一传言，喧腾甚久；但终因无人能将秘藏找出，而渐渐被人视为无稽之谈。直到上月初，消息再度传升，据称“有人偶游罗汉池归来，发现池水浅落，池中果有特异之处。只缘目睹者非道中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传十，十传百，不上几日，顿时传遍整个武林。于是，天下各地之高手，又复风起云涌，日夜兼程向庐山一地赶来。这是六七天前的事。

“结果呢？”

结果，在六七天前了，当第一批武林人物升登罗汉池外，那座狭谷人口时，真相大白了！

在狭谷人口处，当边竖立着一方高可及人的白木牌，木牌上贴着一张黄纸告示，告示上写道：“四川唐家，山西龙家，刻正斗毒谷内罗汉池上。此际谷内，步步毒，寸寸毒，遍地皆毒，无处不毒，凡我同道，务希及牌留步。”

下款署为：尤中宣 率尤门弟子百拜

唐必达 率唐门弟子百拜！

当今武林大势，固拳刀剑等“三王”于十数年前物故后，撇万一公一侯，四伯，二子，“十三男”，以及“煞将”“凶相”“三卿”“六尉”等二三十位列名“武林风云榜”的龙虎奇士不谈，就门派而论，便推“四川唐门”及“山西尤门”这两大毒宗称巨擘，虽“少林”“武当”等大派，亦不足与之相抗。

四川唐门，乃武要中家喻户晓之用毒世家；山西尤门则为崛起未久之新生异军。“唐”“尤”两家在未来武林中之无法相容并立，乃属意料中事；可是，两家雌雄之争，竟会爆发得如此之早，实出众人意料之外！

第一批赶抵峰顶谷口的武林人物，在看到这幅黄纸告示，无不为之哑然征立。至此，大家才明白过来，敢情不知那个捉狄鬼队的坏，他于事先获悉唐尤两家将斗毒于罗汉池的秘讯后，竟然脑筋一动，谁称罗汉池秘藏出现，结果将众人急巴巴赶来参与了这一场“可望不可亲”的“盛会”！

真相虽然揭穿，来的却是照来不误，别说无人辟谣，就是

有，也已经来不及了！

因此，一批接有一批，六七天下来，山腰上的大林寺顿有人满之患，形成此一现象的原因是：人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既来之，则安之！庐山胜景，本有一瞻之价值，更何况还有着一大门派的存亡之战呢？所以，人人心意相同：看看两大毒宗究竟鹿死谁手也好！

在过去的这六七天中，每天都有人跑到那狭谷口向内张望，可是，一天又一天，谷中始终静悄悄的，甚么动静也没有。不过，大家的耐性都很好，因为大家知道，斗毒非较显普通武功可比，尤其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分胜负亚不是一件容易事！

到了第八人上午，峰下忽然上来一名破衣少年。

这个破衣少年，年约十七八，除了五官英俊，双目有神外，行动别无特异之处，所以少年现身后并未引起多大注意。

破衣少年上得峰来，两眼不住四下张望，看神悄似乎是与甚么人相约在此见面；想看看对方有无到达一般。

就在破衣少年于寺前徘徊瞻顾之际，寺内忽然传来一阵不成腔调的歌声，歌声唱的是：“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阳一县花，两处全输此峰好，和尚朝里抢锅巴……”

破衣少年先是一怔。

接着莞尔转身，似丛好奇地抬头向寺门中望去。歌声歇处，一名骚胡绕腮的驼背老人于寺前台阶上出现；驼背老人头一低，忽然失声叫道：“咦，老汉一只的蒲袋呢？”

接着张口四下业扬声喊道：“喂喂，诸位，你们有谁见到老汉搁在这里的一只蒲袋没有？”

这时寺前空地上，虽然三三两两的站了不少人，但对驼背老人询问，却一个个充耳不闻，甚至连转头望上一眼的都没有。

破衣少年眼皮眨动，显得很迷惑，好像在怀疑：这些人怎么如此不通人情？

驼背老人眼见无人理睬，不禁大为冒火，只见他放宽嗓门又嚷道：“喂喂，诸位，这可不是随便好万玩笑的，朋友们如果可装蒜，我驼子可要骂人啦！”

驼背老人一阵嚷过，仅有少数几个人掉过头来，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扫了一眼之后，全又转过头去交谈如故，似乎谁也不以驼背老人之威胁为意。

驼背老人说到做到，这时果然破口大骂道：“奶奶的，全是一些混账东西！平时一个个称英雄，充好汉，口口声声说争气不争财，视黄金如粪土，哼哼，狗屁！你们这批东西要真是心口如一，你家驼背祖八分多银子的家当怎会不见？”

破衣少年一楞，似乎颇感意外。

什么？丢掉的一共才只八分多银子？双眉不禁微微蹙起，显然甚是不值那拿跑蒲袋者之所为。不是么？仅仅为了八分多银子，竟害得这么多人挨上一顿狗血淋头的痛骂，也未免太那个了。

驼背老人咽下一口口水，接着骂道：“奶奶的，想不到——”

破衣少年稍作犹豫，然后毅然走到驼背老人而前。

他平一摆，皱眉拦着若道：“这位老丈人，您也别骂了，东西是一个人拿的，您似乎不该将所有的人全部骂进去；同时，就算当初是有人开玩笑，经您这一骂，人家也不会可拿出来了，好在八分银子也不是一个什么大数早目……”

驼背老人两眼一瞪，怒道：“你小子身上有几个八分银子？哼！不是一个人数目，奶奶的，说得倒蛮漂亮！”

破衣少年连忙接着道：“不，不，请您别误会，在下意思是说：假如您老不介意，这个数口可山在下为您老补上。”

驼背老人轻轻一吼，眼中同时一亮，他将破衣少年周身上下，仔细打量了一遍，然后眨着眼皮道：“你老弟身上拿得出两半银子？”

破衣少年一怔道：“两半？”

驼背老人屈着指头道：“你算算吧！碗、筷、火刀、大石、旱烟筒，还有一只八成新的蒲袋，八分多，只是指现银，如果朵七杂八通统算起来，二两也不止，不过你老弟纯出一番好意，咱们当然不能再算那个账，二八一十六，八折还不到，事已至此，驼子自己只好也吃点亏……”

破衣少年楞在那里，为之啼笑皆非！就连碗筷等杂物加进去，也不过几分银子的事，现在山八分多一下跳到两半，这竹杠岂不敲得离了谱？何况代赔损失只是基于一份同情心，那有包账之理？

四周这时哄然响起一片笑声，破衣少年至此方知先前众人不理这驼子之嚷叫，原来是有原因的；他初次来到江湖上，一点世故经验没有，今天这算是应了一句俗语：“花钱买教训！”

破衣少年之性格显然倔强异常，当下甚么也不说，默默自身边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从为数约在五两左右的碎银中，挑出一两和五钱的碎银各一块，平脚地送到驼背老人手上。

驼背老人选声道：“谢谢，谢谢。”

破衣少年耸耸肩胛道：“两把银子也门不了多久，您老最好节俭点，今天这种机会，属于可遇而不可求，在下实在不愿因而害了您老。”

驼背老人打躬道：“是的，是的。”

破衣少年转身欲去，驼背老人追上一步道：“老弟贵姓？”

破衣少年淡淡答道：“辛维正。”

驼背老人再上一步，低声道：“哩，辛维正，辛老弟；老汉高乐仁，以后还望多多联系！”

辛维正问六一怔，不向禁一下转过针火。他朝驼背老人注视右，欲言又止。高药仁？这名字似听师父提过，能得师父提及行，在江湖上应非无名之辈，这驼子难道竟还是武林中的一们名人不成？”

驼背老人殷勤地道：“老弟是不是还有什么吩咐？”

辛纵正呐呐道：“高……咳咳……噢，对了，高……您是说，不，晚辈是说……您那只蒲袋里既然有东西，先前你为什么就这样走开了？”

驼背老人眼珠溜动，看清左右无人注意，突然拢近身子，一亮掌心，悄悄托出一只锦盒，低声嘻嘻一笑道：“到里面去做了一票。”

辛纵正一呆道：“您？”

驼背老人收回锦盒，扮了一个鬼脸：“这中老汉的一贯手法，不过藉这一闹分散一下大家的注意而已。老弟的银子，等会儿当然还得退还给老弟的。”

辛维正心头一动，猛然想了起来：是了！神偷高药仁，也就是“风云副榜”“将侧卿尉”小的“妙手卿”！

“武林风云榜”，正榜五爵为“公侯们子男”；副榜四秋为“将相卿尉”；此为“拳”“刀”“剑”等“三王”当年把酒联欢时，在谈笑中所评定。“三王”为百年来武林中罕见之奇人，久为天下两道人物的半作圣明；金口玉言，自是一语便成铁律！“正”“副”两榜所列之人物，均为当时武林中一代高手，三王口逃极为公允，连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都只能排在“七尉”中，分别落个“企刚尉”和“散仙尉”的头衔，由此，便可想名登两榜之不易了。

“三王”虽已物故多年，但“五爵”和“四秩”之秩位，却仍为天下两道所公认；这固然表示了两道人物对三王之崇敬，而事实上盛名之下无虚士，“王爵”“四秩”等两榜所列人物，在武功方面也确有其独到之处！

武功对于一个武人，是现实的，也是无情的。一道封，得来固然无易，保持尤为艰难，经过多年来之考验，结果证实，三王之跟力确属超人一等！“三卿”就是“三卿”“七尉”就是“七尉”“三”“七”之外无“遗珠”，“三”“七”之内亦无“充数”之“滥竿”！

辛维正还不知道自己师父是否亦为榜中人，现见面前此老竟是三卿之一，自是既惊讶，又钦羨！

就在辛维正张口欲言之际，妙手卿高乐仁突然低声道：“老弟赶快退去一边！”

辛维正机灵敏捷，闻言料知其中心有原故，当下身躯一转，退向一旁。

未到一排古松下，混入人群中，方始级级转过身来。转身抬头看清之下，辛维正不禁微微一呆！

这时，妙手卿仰脰商乐仁正和一名中年文士面面对，双手互搓，神色甚是尴尬。对面那名文士年约四十出头，面白无须，神态冷酷而倨傲，尤其那双的的眼神，更是森寒逼人！

辛维正不自禁转身向一名中年汉子低声，问道：“这位文士是谁？”

汉子一叹道：“连鼎鼎大名的无情卿萧一士你小子也不认识？”

无情卿萧一士；真没想到三卿之中竟然一下出现两位！辛维正很奇怪：既然彼此同列卿位，现在做什么这般睨容相向？

只见这时妙手卿高乐仁拴着手，咳了咳，陪笑道：“萧兄别说笑话了，咳咳，小老儿就是穷昏了头，钱花了眼，也不敢想在你萧兄身上动甚么歪脑筋——”

无情卿萧一士冷冷截着道：“怎见得不敢？”

高乐仁又咳了一下道：“别说你我同列三卿之位，咳咳，就是凭你我多年的交情，小老儿也不会做此糊涂事——”

萧一士可度打断话头，哼了一声道：“你我之间无交情可言，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希望阁下少来这一套！”

辛维正明白了：驼子刚才那只锦盒敢情是自这位无情卿身上取得的！不是么？大家都是三卿之一，为什么要向对方低头陪笑脸？“做贼心虚”也！

妙手卿高乐仁两手一拦，缩缩胖子道：“你萧兄一定不相信，小老儿又有什么办法？”

无情卿萧一士冷冷说道：“两榜中人，一直都能相互尊敬，这是武林中多年来得以平安无半的主要原因之一。萧某人不想横生是非，希望你高老大也不妨慎重考虑一下，要想彼此不伤和气，只有一法，请你高老大马上解开衣服让萧某人亲自搜上一搜！”

辛维正心头扑通一跳，暗道一声：“糟糕！这下是非翻脸不可了！赃物就在身上，驼子如何经得起这一搜？”

高乐仁苦笑道：“搜，小老儿是不在乎，老实说，真金不怕火，可是，咳咳，这儿这么多人，难看不难看？”

萧一士冷冷道：“如果搜不出甚么来，难看的是我萧某人！”

高乐仁忙道：“还不是一样？让你萧兄下不了台，到时候我高某人脸上又有什么光彩？”

萧一士沉声道：“你是你，我是我，废话少说！就是拖到明天这个时候，萧某还是要搜。不答应，只须回一声！”

妙手卿高乐仁突然一拉衣襟，叫道：“搜就搜吧！”

萧一士刚刚向前踏出一步，高药仁忽又拢上衣襟，向后迅迎退出两步，同时摇摇手道：“且慢！”

萧一士寒脸道：“怎么样？”

高乐仁也将脸孔一沉道：“万一搜不着时，怎么说！”

萧一士嘿嘿道：“不会吧！”

高乐仁板脸如故道：“小老儿是指‘万一’！”

萧一士注目道：“你说呢？”

高乐仁脸孔微汤道：“别人是‘争气不争财’，高某人则是‘争财不争气’；你萧朋友看着就是了！”

无情卿衣袖一抖，突向地上洒出一件黑忽忽的物事，跟着用手一指，寒脸沉声道：“一瓶长青丹尚有一十三粒——不够？”

四下里一千武林人物，在听得“长青丹”三字时，是中全都蓦地一亮，只有一个辛维正，这时双拳紧握，掌心中全是冷汗。别人不清楚，他可清楚；无论驼子如何虚声吓赫，都是白费心机。唯一的办法，只有翻脸，否则就只有当场出丑！

可是说也奇怪，驼子不知有何仗恃，这时竟真的敞开衣襟，听任那位无情卿搜查起来。

辛维正紧张得几乎一下窒息过去……

寺前的空地上，一片静悄悄，一百多双眼光，全都紧盯在无情卿一双手上，随和它在妙手舞高乐仁身上满身移动。

不一会，答案出来了！

答案足：无情卿萧一士抄遍全身后，稍稍发了一阵呆，然后，牙一咬，揸袖下峰而去！

众武林人物至此方始深深嘘出一口大气，辛维正则几疑置身梦境，仅知神偷以技神妙知名，可没听此老会变成法啊！

妙手舞神偷高乐仁在以一副充满怜悯之色的眼光，默送无情卿背影消失之后，才一面俯下身上捡取那瓶长青丹，一面喃喃自语道：“一个人的名声，硬是坏不得，唉唉！”

如在平时，或者换上另一个，此刻辛维正听了这种自白，心然会为之感动，可是，嘿……，辛维正伸手拉正腰带，正准备离去，蓦地，他呆住了，我的天啦！

场中，神偷重重一咳，自语继续传来：“沉住气！这很重要。咳咳，不足么？刚才我高从人要是沉不住气，咳，咳，还好，谢谢老天爷，咳……总算因祸得福！”

辛维正告诉自己：“是的，这很正要，得先沉住气！”

结果，辛维正的一口气是沉住了，但搭在腰带上的一只手却止不住微微颤抖。腰带内有物隆然，正是那只小锦盒！

神偷溜来一瞥，微微点头，似乎丛表嘉许和感激。接着，神偷直起身来，四下缓扫一眼，若尤其个地向峰下上去。辛维正刚才才是两手冒汗，现在则变成一身都是冷汗。

为了自己的清白和安全，他应该马上追上云，将锦盒交

还神偷；虽然这样也许会为神偷带来危险，可是，他如不将这只锦盒迅速脱手，万一那位无脚忽然想起他会跟偷有过接触，重新赶回来在他身上抄出怎么办？

就在此际，辛维正忽听背后有人悄声说道：“辛少侠，快快交给我……”

辛维正闻言魂胆俱冒，急急转过身子一看，发话者不意竟是一名年纪比他还小二三岁的小叫化。

小叫化这时凑一步，低声又道：“小弟庄继尘，外号‘小空空’，‘神偷’正是小弟业师，辛兄放心，东西交给小弟就没事了。”

辛维正定一定神，眉峰微皱，欲言又止，意思说：“现在就交？就在这里交？”

小空空轻轻点头，悄声道：“是的，人多的地方，说私话，办私事，往往更安全，这是家师的经验。我们身边这批老家伙，个个都自以为有点地位，决不会来注意我们两个大孩子说甚么或者做甚么的。”

辛维正挨着身子将锦盒递出，小空空熟练地一把接过，低声又道：“家师最讲道义，早晚定有所报！”

小子说完，转身一溜烟走了。方正维正抹抹额角，身心为之一松，道义？报答？他苦笑着想：算了吧！你这小鬼头，人才拳头大，就已获得一身扒窃真传，将来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家的财库关不了门！但愿你们师徒今后别再拿这等好差半调剂我，我辛维正就感激不尽了！

可怜一个辛维正，由于好心出头，平白惹来一场虚惊，直到目前为止，他甚至小锦盒内究竟装了些什么都不知道！

快近午了。

辛维正在寺后各处转了一圈，要找的没有找到，无可奈何，只好怅怅然又向峰下走来。

峰脚下，山道两边，那些临时搭建的露天棚，原是想做避暑游客的生意的，受了秘藏谣传之影响，结果座上客十九都